





香山永孝橫濱相土碑

命周旋以死許國終有橫濱相土之舉至誠之發胚
胎今日之蕃盛君之所諳也先人既不允於當時是
以世人亦不之知今而不識則其功湮滅永世不傳
請記其事刊諸石則先人之靈幸瞑於地下矣余与
乃翁有舊誼不可辭乃叙所聞見香山永孝稱榮左
衛門浦賀海關騎吏也明敏果決頗為閔尹戶田君
所信任嘉永六年癸丑夏米利堅使人佛嘉南亞坦
斯來浦賀港鴨居是時皇國鎖港之禁未解僅止

擊一事於是騎吏中島三郎助以哨船至其艦誰
何將諭至長崎使人頗傲不肯許搭以永孝策得搭
其人曰米利堅國使人奉國書來當見貴人而語焉
明日永孝與譯往彼固執前言永孝說海關法且言
為應接吏之狀於是延諸船室佛嘉南亞坦斯相見
曰米利堅合衆國大統領呈書於日本國大政府船
發加利葡尔泥亞來請見貴人親致之盖乞和親交
易也永孝審說國制諭至長崎待命使人曰此行非
卒然至者昨午既報之大政府必知之至長崎非使
人所承命也辭氣剴切有守死不移之色永孝悟其

有由乃好言慰諭使安待後命會有一艦走入富津
灣內吏止之不聽永孝諭之乃還既而政府傳命使
浦賀尹受書於久里濱米使大悅尚且荐入灣內測
量吏止之又不聽乃復令永孝往初米艦之來都下
物情洶二諸藩之戍綠海者疾其強梁動有欲啓釁
端之色永孝先急傳檄諸戍諭其無他便至船說還
得彼此以安永孝得虜心一如願使者於是嫉其功
者讒永孝與虜通泄以國陰事竟為政府所嫌疑十
二月令曰今後外國人來當使校尉應接監察臨視
越翌年甲寅正月十一日米利堅復遣水師提督彼

理未申前年請也。戰艦七隻泊城島未入浦賀。政府
察宇內形勢不可竟鎖國也。令林井戶諸公為特命
應接大使。在浦賀應接諸公至浦賀。別設亭館為應
接所。十六日米艦踰浦賀泊小柴。遣吏說還浦賀。米
使不肯曰。將謀重事。當於都府。是天下之公法也。非
江戶則不可。浦賀尹親與亞坦斯言。不聽。於是復起
永孝說之。彼尚執前說。遂指江戶灣入泊羽田。都下
為之震動。諸公相謀以神奈川側近為應接之地。庶
幾不迫都下。更命永孝以此說之。且便宜相其土。永
孝意是吾致死之日也。急艤舟至米艦。見亞坦斯說

曰。君等不聽我說。將必入江戶。則我亦必沮之。若欲
敢入。則當先斬吾首而入。我豈無備乎。今兩國講和
親且成。而一旦憤事。交害人命。不祥。神奈川南有橫
濱。以此為應接之地。以視和親之成。不亦可乎。是所
以切望於使人也。米使曰。謀兩國和親。必於都府。萬
國之公法也。今聞君剴切之言。不敢復言入江戶。然
尚以斯為請。指羽田生麥地。永孝以其密通江戶。盛
稱橫濱之便。携亞坦斯佛嘉南上橫濱。示地勢。且指
畫經營處所。二人遂服永孝曰。事決矣。請立標。以為
信。急召村吏具數木。杙來立標。彼我監視。日既暮。與

二人別夜半歸浦賀以狀復命於是當該官吏皆從
神奈川以待亭館成米艦之泊羽田也鍾測彼此或
輜艦入品川政府憂之頻命應接諸公卻之二月朔
諸公復命永孝曰米艦尚在羽田大命嚴肅汝往說
之若彼不肯至橫濱則使卻一步亦卻之也足以反
命永孝復往見米使說曰應接地既定矣大小船艦
當碇泊橫濱米使曰地既定矣固當泊於其處但我
艦巨大非十二尋以上深則不泛永孝預測知其深
即曰勿顧慮其淺不下十七尋泛大艦有餘裕且方
應接之日非艦在其地則不特往來不便事或沮礙

米使大悟曰如聞其深可以泛也且既不得入江戶
不可復為此不便也言畢汽烟颺諸艦隨拔錨皆泊
橫濱日暮復命自永孝行諸公刮目候米艦進止至
是拍案而喜大呼感賞不已會松平江川諸公單騎來觀
艦既卻矣特召永孝問始末而歸云永孝以忠信接
米使故得其驩心以能成彼此之安而貝錦之言愈
益甚矣是以應接之日又不復用然一從永孝約束
方米使邀饗諸公於艦請携永孝諸公竟拒不行遣
歸輔賀是余所聞見之槩略也迨結條約開下田箱
館二港後五年開神奈川港而鎖下田神奈川即橫

濱也於是四方來居者日夜不絕戶口歲殖閭閻填
壺夷山填海與神川奈接竟為一大都會蓋下田地勢
不如橫濱便也甲寅春余亦觀橫濱叢爾一寒村介
於本牧野毛之間麥方漸三斤鹵僻陋豈知有今日
之盛哉而香山君相諸數年之前其識可不謂遠乎
抑報國之誠精神一到者也應接之地遂為交易之
壤蓋亦不偶然若夫有其實而無其名者振古多有
亦何憾焉

服元彰稿

